

08/10

勃利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勃利县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编



◀勃利县邮电局局长高敬范
中图勃利县邮电局领导班子
成员在研究工作
下图勃利县邮电大楼。右下
角,原勃利邮电局营业室





▲第十一任中医院院长
姜宗奎

▲院长张又宁、副院长蔡家宝深入科室、指导用德国进口
多普勒彩色扫描仪为患者会诊



▲原中医院门诊部

▲1987年建成的勃利县中医院门诊大楼

目 录

- 翟象坤同志在勃利 张发 李相国 (1)
在勃利工作期间几件事的回忆 那兴亚 (16)
从维持会到民主政府 齐耀祖 (27)
建国前后我在县政府工作的回忆 蔡运杰 (47)
走“五七道路”的回顾 曾庆春 (65)
勃利“炮打司令部”的由来 白万真 (73)
工具厂风雨四十年 王玉琦 (76)
漫谈勃利畜牧业 曹广九 (94)
勃利邮电业今昔 孙平 (106)
勃利二中四十年 赵凤林 (118)
忆勃利师范几个片断 姜天文 (142)
摇篮的钟声 潘家君 (157)
马冲与解放初期的吉兴教育 刘长青 (164)
《勃利报》创办始末 翟万良 (175)
在兴山东影的勃利人 李居良 (181)
勃利县中医院的创办和发展 李树生 (194)
勃利篮球运动史话 王信吉 赵凤林 (202)
孝子坟采访记 刘运清 (214)
勃利县村名趣谈 于宽洪 (220)
日伪在三合村抢粮暴行 杨林森 (232)
田奎匪团覆灭记 姚德仁 于宽洪 (237)

翟象坤同志在勃利

张发 李相国

翟象坤同志原是山东解放区沂中县某区的区委书记。在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10月，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奉调来到东北。先在方正县工作，1946年3月来勃利，担任解放后有县委机关以来的第一任县委书记。

翟象坤同志在勃利工作近两年时间，领导勃利人民开展剿匪反霸、反奸清算、土地改革、建立民主政权等革命斗争，在斗争中培养了一批当地干部。他在勃利工作的业绩，永远铭刻在勃利人民心中。

组建县区两级党政组织

翟象坤来勃利之前，勃利县委只是内部有称谓，处于半地下状态。地方政权基本掌握在旧势力人员手中。

1945年10月25日，孙靖宇同志带领三江人民自治军来到勃利。当时的勃利县委只有一名书记而无成员，也无县委机关，更没有公开对外开展活动。孙靖宇同志组织成立了民主联合政府。他尊重苏联红军的意见，任命原在中长铁路上当过小站长的赵聪为县长，伪满大四站长刘云阁为副县长，地下党

员李述为副县长。勃利小事变后，民主联合政府已不复存在了。党的工作由富振声同志负责，但在土匪猖狂活动的白色恐怖之下，富振声同志只能开展地下斗争。

翟象坤同志来到勃利抓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组建县区两级党组织和政权机构。他与富振声同志交接工作后，立即与其同来的安善平、师光田、罗志昌、杜灿、张绍久、娄东峰等同志组成县委领导班子。翟象坤同志担任县委书记，其他同志为委员。随后，又组织成立了勃利县委机关，杜灿同志任县委秘书，主管县委机关的工作。当时，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县委对外称勃利县民运工作委员会，并挂出了牌子。翟象坤同志对外又称工委书记。

翟象坤同志主持勃利县委工作期间的 1946 年 8 月，勃、依、桦中心县委成立，又向勃利增派干部，县委成员也得到进一步充实。这时的勃利县委委员有：叶卧波、罗志昌、何水、张绍久、梁平、杜灿、袁溥之、安善平、陈玉亭、陆辉、王铭衡。

勃利县委组成后，县委领导研究勃利县政府县长人选。呈请合江省委同意，省政府任命：李述同志任勃利县政府县长，罗志昌、刘云阁为副县长。

根据当时党的中心工作和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结合勃利县的实际情况，翟象坤同志建立了八个区的党政组织。

各区的区委书记和区长，都由派驻的工作团团长兼任，区委、区政府工作人员，也是工作团队员。后来，根据工作需要和干部力量的增加，也有区委书记和区长分设的。当时，全县八个区的区委书记和区长分别是：青龙山区叶卧波，城关区梁平，小五站区安善平，大四站区王铭衡，杏树区杜灿，中兴区张绍久，倭肯区卢泽民，七台河区张均。

县区政权建立后，翟象坤同志主持召开第一次县委扩大会议，讨论研究全县的革命形势和革命工作。会后，翟象坤同志亲自深入各区检查指导，并以杏树区为点，总结经验，以点带面，推动全县各项工作深入开展。从而出现了勃利县各级人民政权巩固，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形势。

建立武装 剿灭土匪

翟象坤同志来勃时，勃利的政治、军事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残匪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孙荣久的活动仍很猖獗。经常潜入县城骚扰、破坏，残害人民群众。白天、夜间到处打黑枪。各地的地主恶霸、土豪劣绅与土匪相勾结，阴谋搞垮我新生政权。吉兴区所在地匪首刘锡山被打垮逃入山区后又窜回吉兴，杀害我党干部和靠近我军的群众，疯狂进行报复。七台河匪首傅长山叛变后，到处搜捕在此地区工作的安善平同志和我农会干部。其他各区也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土匪在勃利各地猖狂活动，给翟象坤同志的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甚至生命受到威胁。土匪对翟象坤本人还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既有预谋暗杀，又有巨款收买。翟象坤同志曾收到匪首谢文东的几封劝降信，他斩钉截铁地对送信人说：“我是党中央派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勃利县委书记，要我投降？办不到！”

面对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翟象坤同志坚持用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他组建勃利县大队、区中队和村民兵基干队，配合三五九旅和合江军区部队剿匪。

翟象坤同志吸取过去孙靖宇同志收编地主武装，叛变后

屠杀人民这一血的教训，决心建立一支人民自己的地方武装部队。

在组建地方武装县大队时，翟象坤同志与野战部队首长协商，调来部队中部分有实战经验的战士，以此为骨干，吸收优秀贫雇农和青年工人、农民入伍，并对招入的战士进行严格政审，因此，勃利县大队这支队伍十分纯洁。

为了加强部队领导，翟象坤同志除从军队调来部分领导外，从地方农会抽调政治可靠的积极分子担任队长，并亲自兼任县大队政委。因为当时武装剿匪是党的中心任务，他以县大队政委的身份活动较多，所以人们都叫他翟政委。

勃利县大队的营房就在现勃利人民银行的位置。翟政委亲自给队员们讲课，亲自组织训练，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

与此同时，翟象坤同志还指导各区开展武装工作。全县各村普遍建立起武装基干民兵队，抽调其中骨干到区，组建区中队。翟象坤同志亲自组建和领导的勃利县这支地方武装，在群众性的剿匪斗争中，为勃利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劳，这里仅举两例：

1. 追歼阎国凤匪团

1946年端午节晚，倭肯工作团遭到阎国凤匪部的突然包围。我警卫班的战士英勇还击，打死匪营长丁德军，打伤匪徒冯永久。但终因寡不敌众，加之敌在暗处突然袭击，我在明处被动挨打，师光田等几名同志壮烈牺牲，两名年轻工作队员被俘。

半夜12点，翟象坤同志接到倭肯工作团电话，带着县大队骑兵赶到倭肯，土匪已跑掉。后来，翟象坤同志怀着极度悲

愤的心情向勃、依、桦中心县委书记陈郁同志汇报了倭肯工作团被袭击的经过。陈老指示：“一定要尽快消灭这股土匪，为死难的烈士报仇。”

翟象坤同志抽调县大队的一个骑兵排，配合三五九旅的一个骑兵连，追剿阎匪。阎匪闻讯，东躲西藏，由倭肯东山窜至寒虫沟，又逃到桦南北屯。在我骑兵团的追歼下，阎匪已成惊弓之鸟，匪徒们四散逃匿。匪首阎国凤带5名亲信，在大四站管辖的西山沟里隐藏起来。

1948年1月，大四站区开发屯开展挖坏根的斗争。一个参加过阎匪队的人供出了阎的藏身处。大四站区中队12人和开发屯基干民兵团5人，在西山沟一个叫南天门的地方，将阎匪5人抓获。后阎被处决。此事的经过，当时的《合江日报》做了专题报道，合江省政府和省军区还颁布了嘉奖令。

2、消灭“东边好”匪队

翟象坤同志到杏树区蹲点，放手发动群众。群众起来后，他支持把有枪的地主抓起来，强迫他们交出枪枝、弹药。对贫雇农手中的枪枝，则花钱去买。当时使用的钞票是《合江流通券》和《红军票》。

然后，他组织各村建立民兵基干队，从各村抽调民兵骨干（大村5至7人，小村4至5人）组成109人的区中队，任命李凤阁同志担任区中队长（48年成立区政府时任武装委员）。

区中队和村基干民兵团建立起来后，土匪不敢轻易进村，无意中闯入村屯的，有的被打得落花流水，有的被歼灭。

一次，土匪“东边好”队一百多骑兵从勃利方面开来，由姜家屯奔刘家屯向杏树进犯。刘家屯基干民兵王玉山、张耀文骑马飞驰到杏树，向翟象坤、李凤阁同志报告了敌情。翟象坤同

志分析敌情后认为：土匪抢劫杏树后可能窜向倭肯。于是组织区中队 109 人，一、二、三分会基干民兵队 60 多人，在杏树东、北、西三面设伏。东边在原日本人无线电台旁的地沟里埋伏下 40 人，机枪、步枪、手榴弹做好了准备。北面北甸子里和飞机场埋伏 50 多人，五挺日式歪把子机枪架在通向倭肯道旁的几个飞机包上。余下的人埋伏在飞机场至火车站一线。这阵式恰似口袋。

翟象坤同志布下了口袋阵，以待“东边好”。当“东边好”的马队耀武扬威地接近杏树街时，首先“欢迎”他的是地沟里射出的密集的子弹，一批匪徒栽下马来。“东边好”指挥马队向倭肯方向窜去，飞机包上五挺歪把子机枪叫了起来，匪徒们纷纷落马；又向南逃窜，也遭到迎头痛击。

这场伏击战打得十分漂亮。打死匪徒多人，活捉 20 多人，其余侥幸逃脱。“东边好”匪队基本上被消灭了。而我方只有两名同志受轻伤，一名左手小拇指被子弹打断，另一名锁骨被击伤。

这次战斗后，杏树区中队名声大振，土匪闻风丧胆。区中队几次捕捉到战机，都被狡猾的土匪逃掉了。一次，得到情报，说德胜村土匪头子李宪章带匪队回到德胜。翟象坤同志立刻派李凤阁带区中队急行军赶到德胜，但李匪已涉过倭肯河，逃入八浪山。

勃利县的地方武装人数最多时达到三千多人，他们有时独立作战，有时配合主力部队剿匪。在剿灭土匪刘锡山的民胜屯战役，围剿匪首孙访友的青龙山战役，歼灭叛匪傅长山的战役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还保护了在那个时期开展的反奸清算和土地改革群众运动的正常进行。

反奸清算 减租减息

日伪时期，特务、汉奸、恶霸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人民。八一五光复后，日伪政权垮台，但这些人仍逍遥法外，有的还在称王称霸。不惩治这些坏蛋，群众就发动不起来，人民就不能真正当家做主。

翟象坤同志来勃利建立人民政权后，立即着手清理没收敌伪遗产，调查伪满特务、汉奸、恶霸的反动罪行，领导人民开展反奸清算斗争。

翟象坤同志亲自抓了几起对全局有影响，有推动力的斗争，为全县反奸清算斗争树立了样板。

他首先组织群众，揭露并镇压了人人痛恨的伪满天字第一号日本特务马明一，然后又镇压了解放后继续与人民政府对抗的李梦飞。

马明一既不是勃利县的最大特务，也不是勃利县的特务头子，仅仅是勃利县警察署特务系的一个警尉补。那为什么叫“天字第一号大特务”呢，主要是，伪满时，他敲诈勒索，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打人骂人是家常便饭，民愤极大，因此首先拿他开刀。

李梦飞是汇丰昌经理，伪满商会副会长，为人奸诈。光复后担任过勃利县维持会会长，经济上是伪满六大家之一。勃利事变后，谢文东、张雨新、孙访友三匪首占据勃利并成立伪政府，他积极推荐伪满洲国勃利县长李儒忱为县长，以勃利六大家担保发行了“勃利流通券”钞票。人民政府成立后，发行的是“合江流通券”钞票。

在经济往来中，有史以来就是谁担保谁负责，所以，六大家担保发行的“勃利流通券”必须给予兑换。但李梦飞带头拒绝兑换，理由是：“这是谢、孙、张等匪首的伪政府发行的，与我们无关。”

如果此钞票作废，人民群众就要在经济上受到损失，这必然影响人民政府的威信，不利于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

翟象坤同志多次做工作，李梦飞与把持勃利县经济命脉的六大家置若罔闻，仍以霸主的姿态与政府抗衡。

翟象坤同志召开县委研究决定：镇压李梦飞，震慑六大家，使人民群众在斗争中得到锻炼，提高觉悟。

枪毙李梦飞后，六大家乖乖地兑换了“勃利流通券”。人民经济利益受到保护，人民政府的威望提高了。

在全县各区的反奸清算工作中，翟象坤同志重点抓了杏树区。

翟象坤同志深入到杏树区所在地各村贫雇农中间，了解到一个叫“谢迷糊”的伪警士民愤最大。

此人在伪满时官虽不大，却恶贯满盈，是典型的汉奸恶霸。他自己占有两个老婆，见到谁家姑娘好，还非弄到手不可。因为他见到漂亮女人总是色迷迷的，所以人送外号谢“迷糊”。他在杏树伪警察署负责收出荷粮和派劳工，对日伪主子忠心耿耿，俯首贴耳，对百姓却凶神恶煞一般。一次，他带人抓走一对老夫妇家的肥猪，老太太抱住他的腿跪地求饶，他一脚将老人踹倒在地，扬长而去。

为了打击恶势力，彻底摧毁日伪遗留下来的反动社会基础，翟象坤同志决定召开公审大会，枪毙这个坏蛋。

公审大会在现在杏树卫生院那个地方召开。为了防止土

匪劫持，三五九旅七团和县大队的战士在外面站岗，还派了一些便衣暗中警戒。会场搭个台子，台下两侧两位警卫人员各端一挺轻机枪。翟象坤同志在台上讲了话，讲话时手里握着弹上膛的手枪。台下押着五花大绑，吓得面如土色的谢迷糊、周配成、王兴得、宋大骡子等一批伪村公所人员和大地主。抓这些人陪绑，主要是杀一下他们的嚣张气焰，为以后的减租减息工作打下基础。

翟象坤同志宣布了谢迷糊的罪状，公布了人民政府枪毙谢的决定，会场上群情激愤，女人们上去有的挠脸，有的薅头发，鞋底子雨点般地落到谢的头脸上。血葫芦般的谢迷糊被拉出枪毙了。

以后，开始搞减租减息。由于有前一段工作的基础，减租减息工作进行的比较顺利。地主们乖乖地按政府的要求去做。杏树区的减租是从 1946 年的 9 月份开始。减租的办法是按比例，分三个档次。大地主减 25%，中地主 15%，小地主 10%。当时地租是每垧地玉米一石，其他作物按此核价。减租后，分别是 7 斗半、8 斗半和 9 斗。

杏树区的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工作比全县各区先行一步（现在叫以点带面），推动了全县工作的开展，各区先后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伪警宪特。如倭肯区在反奸清算斗争中，召开公审大会，镇压了伪村长张元良和伪警官、日伪特务 20 多人。小五站区枪毙了赵喜侯。青山、抢垦、大四站等区也都枪毙了一批罪大恶极分子。从此，正气树立起来了，人民扬眉吐气了。

在倭肯搞土地改革

1947 年 7 月，在勃利地委书记陈伯村的领导下，勃利县

土改运动已全面开展起来了。当时，翟象坤同志已调任勃利县委副书记，县委分工由他负责倭肯区的土改工作。

当时，省、地委和勃利县委都派出大批干部到各区各村搞土改。在倭肯区街里有吴雪同志，当时任东北文工二团政委；高家街（平安）晏家华，当时是勃利县县委委员，公安局长；连珠岗赵志萱，当时是县委委员、组织部长。翟象坤同志兼任倭肯土改工作团团长。先抓全区的斗地主、分浮财的斗争，后在倭肯忠义、张家街（兴胜）、杨家街（东升）三村搞土改，并兼任土改工作队队长。

倭肯的土改工作搞的比较好，主要是政策掌握的稳，经常受到上级表扬，当时《合江日报》也经常报道倭肯土改的消息。

1、批斗“王报馆”。

全县土改工作虽然已经全面展开，但在倭肯各村的工作队具体怎样搞，还是心中无数。翟象坤同志决定先抓个实例，让大家看看，就是现在所说的现场会。

经过翟象坤同志调查了解，有个叫“王报馆”的地主民愤较大。

“王报馆”是个地主，在伪满时又是伪协和会成员，自办报刊发行站为日伪发行报刊，所以人们称他“王报馆”。

翟象坤同志与区委领导研究决定，召开批斗“王报馆”现场会。

现场会在西北村“王报馆”家院里召开，全区各村 60 多名土改工作队员参加了会议。提高阶级觉悟的贫雇农高呼着口号，硬逼着“王报馆”交出了浮财。这次批斗现场会后，斗地主、挖浮财的斗争在全区开展起来了。

2、领导了忠义村的斗地主、分田地。

翟象坤同志带领杨光、铁环等同志进驻倭肯区的忠义、张家街、杨家街三村，他住在张家街老毛头家。杨光同志是三村工作队的副队长，坐镇忠义村。

翟象坤同志首先在张家街、杨家街两村调查摸底，一是摸清贫雇农的底，二是摸清地富的底，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积极分子队伍。群众普遍发动起来后，建立农会，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地富。为划分阶级成分，平分土地打下基础。

三村中，忠义村的情况比较复杂。光复后至土改前，村政权被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和“屯不错”把持着。

刚光复时，一个姓刘的二流子当上了忠义村长。除奸反霸工作队来到后，姓刘的下去了，选外号叫侯山东子的侯德生担任农会会长。侯虽是贫雇农，但是外来户，在忠义时间短，并不是长期受地富剥削、苦大仇深的雇农。这个会长，也是傀儡，权力实际掌握在张宏祥的手里。

张宏祥，外号叫张老八，伪满时是伪村长的狗腿子。光复后，当上忠义村自卫团长。在我军和土匪拉锯时期，给我军办事也给土匪办事，是典型的两面人物。

根据这种情况，翟象坤同志深入该村，与在此蹲点的杨光同志研究对策。

工作队进点后不久，杨光同志主持召开群众大会，翟象坤同志到会做了动员讲话。他主要讲地主如何剥削穷人，贫雇农如何翻身做主人，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就是要打倒地主阶级，消灭剥削制度。

为了发动群众，翟象坤同志请来东北文工团二团 40 多名演职员在三村演出。这些同志多数是流亡学生，有文化有水平，很多节目是自编自演的。如团长李世华编写的《王二小参

军》，在群众中反响很大。当时，演出的剧目主要有：《白毛女》、《刘胡兰》、《兄妹开荒》等，还随时歌颂土改中的新人新事，白天发生的事，晚上就可演出。

翟象坤同志掌握政策，培养干部。特别注意从贫雇农当中选拔培养干部，动员那些苦大仇深、阶级觉悟高、有培养前途的参加革命。为了动员扛大活出身的徐凤鸣参加工作，翟象坤同志七次去他家中与他谈心，启发阶级觉悟。徐凤鸣同志成为土改积极分子，先后担任忠义村农会会长和村长，翟象坤同志还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经过翟象坤、杨光等同志的工作，忠义村形成了以徐凤鸣、孙玉田、张景生、张喜、郝景泉、卢乔山、孙丙玉同志为骨干的30多人的积极分子队伍。撤消了侯德生农会会长职务，重新组建了农会。罢免了自卫团长张宏祥，由张景生同志管武装。这时的忠义村，阶级阵线比较分明了，斗地主、分田地的时机已经成熟。

忠义村的地主地多的主要有四家，地最多的是孔范五75垧，其他依次张文祥50多垧，齐振清40多垧，绰号叫王大爷的王子树30多垧。群众发动起来后，出现了一些过火的行动。如把平时对贫雇农蝎虎的张文祥割肉上盐，用烧红的烙铁烙，还打死一个姓孙的。对于这些行为，翟象坤不是“泼冷水”，而是积极引导。他找农会的干部谈话说：“我们搞土改，是改革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是消灭地主阶级，并不是消灭其个人，打人或者把人打死了，能解决问题吗？”大家对翟象坤的话很信服，以后再没有发生打人的事。

1947年9月13日，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为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提供了法律依据。勃利县委举办了

为期七天的《土地法大纲》学习班，翟向坤同志派徐凤鸣、张凤山两同志参加了学习。回村后，开展划分成份和平分土地的工作。白天，翟象坤同农会的同志一起丈量土地，晚上召开贫雇农大会讨论划分成份的事。

翟象坤同志严格执行党的政策，他随身带着一份文件，对每个人的成份问题都按着文件规定执行。

一个叫王祥的人，群众关系不好，大伙一哄声地要把他划为富农。翟象坤同志给贫雇农讲解文件规定，说服大家不能感情代替政策，后来这个人被划为中农。

1947年的11月份，在翟象坤、杨光等同志的帮助下，忠义村建立了以贫雇农为主体的村政府。村长徐凤鸣、武装委员张景生、财粮委员孙丙玉、生产委员郝景泉、治安委员张喜、文书孙玉田，在村委会的领导下，忠义村掀起备耕生产高潮和支前参军热潮。

3. 在土改运动中，培养了一批当地干部。

翟象坤同志在倭肯忠义、东升、兴胜抓土改工作时，培养当地干部20多人。他培养干部的方法主要是言传身教。

翟象坤同志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每次下乡都住在最贫困的雇农家里，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每次研究工作到深夜，只吃点咸菜、窝头，吃碗面条是改善生活。有时有点头疼脑热，不吃药，一挺就过去了。他培养出的干部，有着坚韧不拔的性格。1947年的一个冬夜，通讯员李相国骑马由倭肯往忠义给翟象坤同志送一急件，当时下了二尺多深的大雪，因看不清路，坐骑一头扎进大沟里，李相国摔下马，被雪掩埋。他挣扎着从雪窝爬出，牵出马继续赶路，到忠义屯时，成了雪人。翟象坤同志亲自为李相国打扫身上的雪，并叫他到炕头上暖和，使李